



止園集卷十四

延陵吳亮采于甫著

策

萬曆丙午主考河南程文

問國家有世道有治道二者若相爲上下云然
世有分合治有汗隆胥庭以前靡得而究夏
商以還迄於周季爲國者千有八百分矣至
秦而合合不二世而漢承之延及三國劉石
兆亂大江南北劃而爲兩崔鴻所紀爲國者
一十有六又分矣至隋而復合合又不二世

而唐承之夫以久分之運驟合於秦隋其始之朔制立法亦多有足採者乃未幾而國遂絕何歟五季分裂么麼靡算藝祖嗣服出於偶然立國之基藐乎蕞爾盧龍十六州割而銀夏交趾旋見侵削考其世實分而不合也胡元混合合又不數世而我

高皇帝光宅中夏誕受多方滌腥穢之塵建

昌明之烈邁跡夙超於姬妣取材不廢夫秦隋其所以興化致理者與漢唐誼主同歟否歟歷年既多不無惰窳承譎襲舛瑕壘漸生說者

且憂尾大之不虞勢重之難返則所爲補救而調劑之操何術歟抑分合之數天實爲之而人固無所庸其力歟易曰一闔一闢之謂變又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夫所謂闔闢者或亦分合之說而變而通之存乎其人此亦觀世運識時務者所宜挾策而規治安握管而騁太平者也諸士其悉意陳之毋有所諱

嘗聞世道之與治道國家蓋兩重之矣夫世道之運人主乘之以聽天之鼓鑄治道之機上天

操之以俟人主之審擇者也然而運治之術人主每患於未遑制世之權天又與人主以不盡此非天之故有所嗇也張弓之化遞行於有餘不足之間能者創之不能者據而守之疆者得之不疆者起而代之使天下之聖狂理亂乘除於未定之衷而默受其不言之利然後知深計者無所容其趨避而識微之士所爲蚤見而審處其會也奚以明其然也天之爲道巧於待人而微於用報者也故其待英主也與待世主異待英主以理待世主以數理有必至則命基於

密雖無取天下之心而常能饗天下之福數有適然則運鍾於偶卽有聯天下之勢力而不過爲天下之驅除故觀於有分有合之理而知天之假用於人主者神又觀於亂然後分治然後合之理而知人主之取報於天者遠奚以明其然也中古以還代不一姓然而與之以曆數者未必與之以富强與之以富强者未必與之以曆數曆數與富强兼得者國統或斷於兩岐曆數與富强兼失者國運罔延於奕世甚至一人之身自得自失倏治倏亂禍福修短影響無差

論世君子始拊心於天人之際而不得不爲之
慮矣執事策諸士以世道之分合而兼求治道
之汗隆怒焉深思瞿然遠顧若致惜夫秦隋之
短祚而以漢唐享世之永爲

昭代頌者愚固知執事之意不出於此也雖然鑒古
可以御今知來由於徵往愚請以往事證之今
日可乎夫世道之有分有合自周始也周以文
武之創垂不數傳而幽流厲逐至於東遷僅存
名號如綫之祚賴祖宗之遺澤以維之此謂以
治道延世道合而分者也炎精旣燼劉石爭雄

大江南北遞歲易主雲擾霧裂斬草置碁此謂
以治道壞世道分而分者也有宋開基實治五
季紛紜之末縣寓之規止得其半燕雲幅割黎
桓喙突靈武瓜分大渡斧畫至胡元以腥羶汗
方夏雖曰合之而綱紀全弛君臣蟻聚上都幽
薊忽去忽來百年之中幾同草昧此謂無治道
并無世道合而不得爲合者也繇斯以談合之
後必分分之後必合天之所以開人也自合而
分其分有漸自分而合其合有由人之所以乘
天也故能合天下者必能得天下能得天下者

必能定天下得天下以德定天下以功德則百年而後興功則數年而可定德厚則其入人也必深功多則其得天也必固惟深也雖孱弱之主可以守文匪稔惡貫盈而人心未散惟固也卽中材之君亦能繼體必累世失德而天命始移奚以明其然也周分而秦合然而推續緒者不歸德於始皇六朝分而隋合然而論王迹者不推功於文帝觀此而可以論天道矣天厭周德之弛而又不欲以威嚴肅殺之政行於豁達大度之君故假手於秦而卒歸之於漢天棄南

北之穢而又不欲以譏察驩虞之效收於治世安民之主故寄徑於隋而終屬之於唐此天之所以爲天也夫天之於人主無專委者也上古之聖人在於補造化之未完中古之聖人在於防人心之旣潰故堯測星辰禹平水土固天之所賴以奠安下此而五伯之紛擾七雄之割據亦未始非天所借以佐其不逮者也是以鷲如政梟如堅皆值分之窮而當合之會無合之德而竊天之權其於曆數之受何疑焉其於曆數之受而不永又何疑焉愚嘗伏而思之世道之

山園集 卷十四 五
混沌有二人主之治混沌亦有二有洪荒之混
沌有澆漓之混沌治洪荒之混沌者斬於還之
文明治澆漓之混沌者斬於歸之寧一若我

太祖高皇帝處澆漓之混沌而行寧一之政者也論
功則三代遜功比

德則百王讓德其

心思之綿密與法度之謹嚴淵深膠固絲貫繩聯
二百年來金甌永固

遐昌之曆直可與天無極矣然而歷年既久爲法
之弊漸生世道若在漢唐之前而治道似出漢

唐之下此其故何也凡事之立皆以人之精神
爲之譬之家然其精神之恢廓者卽米鹽穀粟
之不親而規摹所詒固已宏遠其精神之詳蕙
者一七一粒必躬必嘗而其所未徧者屑越亦
已多矣是以漢唐之主工於治世而不講於持
世故萌生之亂中於世道而其患在精神之不
足我

太祖堅於持世而或略於治世故叢脞之漸流爲治
道而其患在精神之有餘審於有餘不足之數
而分合之理斷可識矣奚以明其然也方

太祖之崛起爲六合主也欲提天下於一心而又欲散一心於天下提天下於一心故慮之惟恐其不周散一心於天下故持之惟恐其不久是以合六曹之政歸之

朝廷遂罷丞相而不設夫其罷丞相而不設者鑒前代之專而欲稍分其柄也不知中書之地密密則舍吐難窺精神默與上通六卿之職分分則是非互執可否顯與下共故丞相之設不惟重之以資彈壓亦且私之以周緩急今舉一二日之萬幾付之養資待序之人能者僅足以

枝梧不能者盡至於扞格攬權者併六曹之務於綸扉卸權者散綸扉之機於粉署是無丞相之名而已操其實有丞相之實而又不業其官且

九重穆穆窺管於隙而罔測

天威百慮憧憧投鑰於牝而別偵風旨時亟失而一籌莫展勢相軋而兩構俱傷下情與

上意未孚政事與人材並詘愚以爲此分之漸也衆建諸侯藩屏王國姬公美意偏廢非宜我國家合如林之支庶而統之以

親藩典冊必求其備體統必致其崇不過鑒七國
橫發之禍而顯奪其權口實於唐宋體秩之卑
而陰銷其氣耳然衆人有心不可掩也開科有
令未必行也彼材且賢者能無願乎疎且逃者
能無憤乎聯跼齊穎不可指數者能無跳而匿
之於所不可爲與所不忍言乎圉此無用之衆
於一廓而欲散此無聊之氣於四方是惟無發
發必滔天卽邇者譁於粵囂於鄂噐於汴訐於
楚紛紛籍籍而未有已也愚以爲此又分之漸
也古者取士不一其塗漢唐之世科目猶廣至
於我

朝合天下之人材而束之以經術蓋以經明行修
之士必無不賢良不方正者外此而博學宏詞
直廢之高閣耳然世以人治非能治人經術以
經世亦能亂世李斯商鞅猶其遠者林甫惠卿
最其下者卽金陵以命世自負而拘滯周官批
析公議靖康之禍身爲罪首彼固非不學無術
者也奈何羅四海之英杰繩以伊吾佔俾之業
俾其心神日馳騫於倖躐之金緋而其志氣漸
消磨於已陳之竹素乎且介甫亦以驅進士爲

山園集 卷十四
學究深悔其經義之非而我方簧鼓奉之牢不可破矧夫青衿之士聯袂成帷千百爲羣把持興滅有司敢怒而不敢問愚以爲此又分之漸也王者之制農勞於兵兵役於將將隸於天子無事如列宿之拱北辰有事若四肢之奉心意法至備也今則農與兵二矣兵與將二矣將又與將將者二矣握兵籍者無與於調發得調發者無與於征討

國家之法如彌天置羅無所不冒人臣之宥於法者如墜叢棘左牽右挽前擇後聯非裂冠破服不能自起猝有變故互相觀望交相推諉以無可用之人制於不得行之法上旣不能以便宜之寄責其成功下且得以規避之心行其不肖養兵而不收兵之用任將而不得將將之方癰潰之勢已成尾大之形婁見愚以爲此又分之漸也周官八法大道生財刀幣泉流無所不取故唐以麻絹輸官宋以寶鈔代用皆其遺意至於我

朝獨徵本折本色之害猶有可言折色之害未有底極曾不思金石之產出於山澤畚鍤之衆難

覓金錢是以穀賤之日方剗肉以償官踊貴之時欲餬口而不給租庸兩累坐致流離加以墨吏之誅求羨錙之括索胥篋而走隱於籬笥者難知竭澤而漁去其載籍者難考故不殺白金之用而欲求有司之良不可得也不擇有司之良而欲使小民之富尤不可得也况乎鬻爵加級濫司民社金夫財虜朝納貲而夕戕其冠鼠雀虎狼奈何不取償於宦橐而以民之脂膏爲俎肉哉愚以爲此又分之漸也夫分不分於分之日必積以漸合不合於合之日當探其原論

世君子將無哆口而言

祖制之當更乎而愚以爲非然也夫

高皇帝之法非不善也昔何以簡而今煩昔何以嚴而今弛昔何以重而今輕昔何以畢慮經營而今弁髦視之而不恤故以今之人而易

祖宗之法吾未見其當也夫求爲變法之說而勢既有所不得卽設爲變法之慮而識更有所不周將無俯首而言

祖制之當守乎而愚以爲又非然也善瑟者必更絃善斲者必合轍彼剗法之時豈無邊見守文之

代豈無積習沿革之宜豈無膠滯奉職而課理者豈無邀功以賈重而借法以獵名故以今之人而仍

祖宗之法吾亦未見其當也奚以明其然也

祖宗立法之心過於密而密於法之中者反疎於法之外

祖宗用法之意過於察而精於察人臣之職者轉薄於察人臣之心是以爲之臣者率以苟且之風成其陵替之習悠悠藐藐視其君無異於天神奉其君之事無異於承祭貌若敬共而求其中

無一念弗誠無一時匪懈者誰乎此非其臣之皆不肖也職窮於法之所不敢越而心軼於法之所不及加遠其君而不近委其事而不親相沿相仗以至於如此耳嗚呼此任法之失也然而體統尊於上法紀飭於下得君固治不得君亦治態臣無所施姦臣亦無所施機緘甚牢籠絡甚固又未始非任法之得也愚嘗不揣妄論以爲我

朝之統運有君而無臣有世道而無治道總之集前代之大成而主之以肅裁古人之已試而操

之以權夫肅所以立體也體立而守守固而繼之以痺權所以成勢也勢成而行行蹶而乘之以乏夫至於痺則擁腫不掉有中槁之象而重反爲輕至於乏則暴竭不振有偏枯之形而急反得緩此不可不慮也故救痺莫若去其害肅之本而害肅者莫甚於上與下闊絕而交相疑夫下之視上方且若鬼神之不可測而我又固其營壘以示之貳則賢者疑不肖者亦疑而天下終無可任之人救乏莫若去其害權之似而害權者莫甚於官與事浮游而兩相諉夫官之

視事方且若傳舍之不可據而我又制其操柄以示之恪則不肖者諉賢者亦諉而天下終無可成之事夫肅者時之令也肅極則天升地降閉塞而變衰必煦之以春融而渙然冰釋矣權者物之準也權滯則銖積寸移紊亂而決裂必劑之以衡平而較然畫一矣蓋天地之氣卽人之氣和致祥乖致異理有固然吾未見荃宰之間堂簾僚窠之際精神意氣分而不合而欲求天地之氣運合而不分者易曰天地交而萬物通此世道之合也上下交而其志同此治道之

上國集 卷十四 十一
合也明良相得熙皞郅隆輔相裁成太和在宇宙而又何補偏救弊之足爲兢兢乎不然愚終以分合之數聽之於天而已矣

問出處士人之大節也出以經世處以遯世然亦有借經世以標竒而究以遯世終者虞遯世之滅跡而始以經世顯者或經世遯世兩用而均足術者齊名而並無效者其於出處果孰得孰失歟仕止久速必宗宣尼子輿尚論謂與夷尹不同道而孔且以出處許伯玉何歟夷隱首陽尹生空桑瑗仕衛皆豫之已

事也爾中州聞之熟矣它如吏漆園釣桐江杜門陳留署窩洛陽皆稱高尚乃檻車成九合草廬定三分爛焉者未必出終焉之下也而賦四愁詠五君無乃壯趾歟又如太康之起東山尉氏之守東平莘中郎之就董辟汴叅軍之相武主保身保名幾於通矣而未免有遺議也至於深源山桑之軍次律陳濤之戰用違所長喪師感國識者嗤之若少伯泛五湖而鳴夷浪游子房辭萬戶而赤松辟穀龍變鴻冥斯已竒矣凡此皆中州士可臚列

止園集 卷十四
而櫛比之歟我

國家彌天置羅士多嚮用一有緩急動稱乏人而巖穴之間又不聞有宏抱深藏以遜世儲經世者諸士身際盛明心儀往哲其亦有隱然重負樂莘野而耕南陽者乎超然遠覽希上宛而慕禹州者乎試抵掌譚之以觀出處之略毋爲西華陸渾所竊笑也

天下大器也自古豪傑之士善操天下者若良工之制器手與器習而置之搏旋之間故其卷而懷也藏天下於吾身而不見其跡其展而布

也用吾身於天下而不尸其功何也善藏天下者以我藏世非以世藏我也何必矜其身爲吾之所獨有善用天下者以我用世非以世用我也又何必殉其身爲人之所終有彼其視天下之治亂若吾身之湊理原共此浮沉嗶促之脈而我不容恣其視吾身之進退若太虛之浮雲惟任其卷舒聚散之變而我無容心故善藏天下者爲能用天下而惟不有其身者乃能全其身可以出可以處可以出爲處可以處爲出可以或出或處可以或處或出外以用舍付之環

中內以作止權之方寸使天下之仰而望者咸
囿於作用之中俯而窺者莫測其作用之自然
後真儒之實效還至而無窮大隱之圓機周流
而不滯此非豪傑之士其孰能之辟之龍馬下
而潛見而田躍而淵飛而天而其爲龍之德一
也辟之鴻焉漸於干進於磐升於陵極於陸而
其爲鴻之儀一也然此非可以猝辦而立具也
又非可以竒中而偶合也又非可以意設而數
計也我之酬世者止於一身而身之外有時時
之外有勢時勢之外有君相君相之外又有所
謂愛憎不可知之人是以有德者或慮其不辰
有權者反憂其叵測資適逢世者旣阻於魚水
之難權誼切和衷者又苦於鸞鳴之莫助甚而
庸人之見淺窺其跡而不深計其心又甚而忌
者之言百蠹其全而不一恤其隙是天下之竊
觀者曹立於我之側而我以一出處之身左
虞忌而右虞讒前慮名而後慮實故必具高世
之識而後能審其幾抱蓋代之才而後能周其
用備四時五行之氣而後不踐於畏塗有深山
大澤之懷而後不循於故轍是固惟豪傑者能

之難爲淺衷道也自古豪傑而聖者莫如孔子其在春秋時上嘉下樂襲地律天處則飯蔬食枕曲肱不以爲約出則嚙三都誅兩觀不以爲專處而出則環轍周流於七十二國之間削迹伐木不以爲勞出而處則緇帷匡坐於七十二子之上贊易刪詩不以爲悶其自道者曰我無可無不可而已矣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而已矣而君子之稱獨推伯玉若謂其合於出處之正至孟子尚論折衷自夷尹而下均有所不足而以仕止久速之時歸之孔子然而夷尹非二道

也居海濱以待清而出則扣馬佐阿衡以革正而處則耕莘第其抱慨於命衰吁嗟於安適採薇山而餓餓而死則夷之藏天下而若露其跡耳三聘而幡然五就而數數然營桐宮而放放而復則尹之用天下而若尸其功耳要之視孔子稍有差殊而可謂非豪傑之聖哉夫孔子以寡過爲難故其取節也怨孟子以願學爲準故其持論也嚴非謂瑗之有加於夷尹也總之惟至聖以無心任運羣聖能任運而未必出於無心然至聖以任運隨時而傑然者借之以資身

闡然者又假之以惑世君子藏器以待其自至
小人蓄機以乘其偶合至於世之巧者妄於至
定之中認以爲變又於至變之內執以爲常其
好名避害之心方交爭莫肯下而猶然推其功
名富貴語人曰息機蹲蹲然遠於是非利害之
途自詫曰因應以自附於聖人時出時入之妙
噫舉世無一寵辱不驚之君子而論事多體用
合一之聖人何容易哉執事槩譚出處而縷指
中州士爲問請得而揚摧之夫士固有有用者
有無用者有用而託之不用者有不用而託之

用者有以無用爲用而有用復還之無用者用
則以實顯不用則以名高名實之際未足以槩
士也有用則爲中衢之尊無用則爲康瓠之寶
用而託之不用則爲薰桂之櫝不用而託之用
則爲松蘿之媒故惟以無用爲用而後可以藏
天下以有用還無用而後可以全身法動靜而
妙剛柔觀變化而貞進退斯其爲豪傑而聖賢
者乎彼蒙澤之吏漆園曠矣而寓言則放新野
之釣桐江卓矣而加足則傲至於張平子出河
間而賦四愁之詩張道濟徙岳州而作五君之

詠榮通醜窮斯固文人無行者也故處而遯世
若申屠子龍脫身於評論邵堯夫留心於皇極
可謂察理亂之幾究象緯之祕矣出而經世若
夷吾奮跡下蔡奏尊周攘狄之功孔明抱膝南
陽罄鞠躬盡瘁之節其材同其心同其事業同
儻庶幾於聖之任者乎安石繫望東山而折屐
來矯情之刺嗣宗求守東平而策蹇貽任誕之
譏蔡中郎以就徵免禍而卒惟首鼠之殃狄叅
軍以復辟奏勲而未免委蛇之辱盖眷戀於功
名者孰若收功名於談笑之中徘徊於出處者

孰若置出處於塵壒之外故棲會稽而勁越亡
吳者上死之范少伯也卒假鴟夷以浪游惟博
浪而蹙秦滅項者禹州之張子房也竟託赤松
以辟穀彼其抱道相時虛已游世或爲龍見或
爲鴻翔樹負鼎匡王之業而不尸其功遵鑿坏
蹈海之風而不露其迹雖未必任而得其時要
亦深而精於術者哉迨德下衰而殷深源之處
於西華也不爲蒼生而爲令僕房次律之出於
陸渾也不以滅賊而以輿尸山桑陳濤之役用
違所長盛名難副遂令識者謂處士純盜虛聲

山園集 卷十四
罔裨實用名實兩無當爲天下笑卑卑不足齒
矣大抵士有出處猶時有晦明時不以晦明代
謝愆宵旦之常士不以出處循環易身心之致
故子龍堯夫值時之晦而善用其晦夷吾孔明
值時之明而善用其明少伯子房值非明非晦
之時或晦明交用而不得指爲姦時或晦明交
不用而不得議爲畏禍其他若崦嵫之明禺中
之晦羲和之馭或駕於子初中宵之沫且朗於
白晝出處之致若此固宜時中之極獨歸於尼
山之至聖也歟我

國家恢羅賢之網士之占一藝者靡所不錄固宜
師濟之英克於庶府雍熙之治見於

清朝而每興一役聞一警輒憂乏材罕睹成效豈
平日擁臬比談塵尾者非豪傑之緒餘聖賢之
警欬乎何其肉食者多鄙而野謀者罔獲也間
有一二主持世道者亦未見其叩深智發老謀
析庶務之紛糾定一時之震撼如昔人所稱功
成而天下晏如者不過暖姝於一先生之言矜
其盛氣師其褊心以見材於口吻而已至於悠
悠歲月積資以待遷者但知爵祿之爲羶泄泄

朝夕當局而弛擔者不識職守之安在久之技窮勢拙則又取事之艱且大者委於素所畏惡之人幸而成曰吾固嘗策之不幸而敗曰吾固嘗疑之非幸非不幸而介於且成且不成之間則又廣其說以薄畏者之功險其謀以設惡者之阱矣攘任事之虛名追失事之深咎借老成以覆已博推讓以愚人今之經世者類若此世道將安賴焉愚以爲士必能遜世而後可以經世

國家得經世之材以試其所爲不若得遜世之士以驗其所養何也士之遜世者必其出於世之外者也身在外則其視世始真視世既真則其涉世必淡今之所謂遜世者又不過寒蟬丘螻之枯槁草衣木食之寂寞而其甚者負詬藏疾之吏徒咄咄以書空槁項黃馘之夫將冉冉其就木若夫遺榮獨往投艱歷試先憂後樂俯察仰觀不借譽於名教之標持不託宿於理學之壇坵名可聞而身不可見跡可晦而志不可移者或難多得也

國家誠得真能遜世者而用之則真能經世之人

必在其中矣然愚又以為士必處阨而後能儲
經世之資國必遇蹇而後能重遯世之略何也
天惟厭亂而以旋乾轉坤之烈寄之岩穴之英
君惟撥亂而以推心置腹之情攄之經濟之士
兩相待所以兩相遭也若平居無事溺志宴安
身名之慮既足損其道心室家之謫又足銷其
壯心道心損而託於機巧以為雄壯心銷而刑
其廉隅以為厚又何能砥礪其精神琢磨其德
業哉故有肝膽判為楚越水火遞為君臣覆手
成翻雲雨總徵其變對面已隔鬼神莫測其緘

此態交之深械也鳳音驚翰羊質虎皮行僻言
堅妄執人倫臧否之柄假仁仗義倒持有司生
殺之權此橫議之濫觴也虜惡畜姦趨羶嚇腐
走榮途以植黨而九尾並搖依清流以樹援而
百足不僵此胡廣之餘裔也依違於進退而忍
不能割苟且於富貴而貪無屬厭彈章屢掛明
甘笑罵於通都投劾未幾陰借吹噓於輿路此
馮道之故智也執事試思叔季之世有此四人
者無有哉有之則其處也必不能懷廊廟之憂
其出也必不能尋衡泌之樂其處而出也意態

不勝其張皇其出而處也顏色不勝其憔悴蓋其視出處若賈人之入市虛朝而集日中而歸售者據其貲以他營不售者挾其貨以再往期於得利而後已士如此其逐逐也又安得不以可貴可賤之身聽用我舍我之價而能綽綽然進退有餘裕哉且愚於此而益信古今人之不相及也古人之出也有所爲今人之出也無所爲古人之處也有所不爲今人之處也無所不爲古人之處而出也強而起迫而後應今人未出而已不禁其熱中古人之出而處也成而退

有而不居今人旣處而猶不甘於灰沒蓋古人所務者實今人所務者名務實則無往而不徵實務名則無處而不瞰名而名之爲崇則遯世者爲尤甚蓋經世之迹顯而易見遯世之養隱而難窺故朝市者聚羶之場而岩穴者弔詭之窟也元紫芝隱於東都以彈琴自娛人或見其眉宇而名利之心都盡种明逸隱於終南以講學爲業毋且恚其聚徒而山林之跡益深必如是乃真能遯世者乎此亦中州之彥而明問所未及者也夫叔季之世幹濟揮霍之材或可捷

得而遜世無闕龍德而隱若夫子所稱求志達道者徒聞其語矣而況乎體用合一仕止久速之得其時者哉雖然非獨士之罪也司風勵者亦有責焉士之不善其出處其負有二而使士之不得善其出處上之負亦有二士之負在無志在無識已備於前所稱四者而上之負在輕士在疑士夫士之不可輕也匪徒寵之爵祿要在勵其廉恥故羈縻顛倒之術僅可以籠庸人士之不必疑也匪徒委之權柄要在釋其猜嫌故稽防伺察之明不足以收烈士彼豪傑而聖

賢者又焉能俛首羈斂剖心藩籬盡其才而爲我之用哉伊尹非幣聘長爲莘野之農夷吾孔明不遇英主一以纍囚一以匹夫終焉耳已而況范張諸君子其於烏喙龍準之主烏盡狗烹之時多猜寡恩業已先見其微而去之惟恐不速矣夫上之所尚煽而爲風風之所流釀而爲俗炎劉崇節還爲清議之維持趙宋尊賢還爲諸儒之闡繹天運必至國脈因之試思今日所尚者何途之從將來可以還效者何家之術夫天下大器也金甌之業人主必不能以獨力操

止園集 卷十四 三十一
之執事所屈指者豈徒一中州士而愚生所蒿
目者又奚止一出處之概已哉

萬曆辛丑會試墨卷

第一問

人主有大權衆操之而不可以爲尊也人主無
私權獨操之而不可以爲公也權亦神物人主
不可不操而亦不可甚操之操之而俞不行知
之而俞不明叢脞之而俞不疑故操則委帖不
操則衡決不操而操則領挈操而過操則肘掣
善治天下者莫若慎其所操而以天下之公合

之而以天下之尊一之夫權者何也稱物之準
而輕重之所出也提衡不踰尋尺錯冶不及鈞
石而天下百千萬億不可譬喻算計者咸受數
于此則夫運之微芒握之鈞陶而控萬品輕重
之命何以異是故決其紐權不行執其榦權不
平其爲權者一而其爲銖銖兩兩者皆權之所
托也稽古建官唐稱惟百故堯咨四岳而外此
爲九官十二牧何其備也若古訓官周不惟倍
故姬命六卿而下此爲九牧三百六十屬何其
夥也蓋體統相維承宣相應而上亦不廢省成

率作三考四朝六計八則之法和寧阜成故足
術也亦何至如法家所云版法揚權操縱顛倒
于上以啓綜覈猜疑之漸若漢宣唐德諸君者
哉恭惟

太祖高皇帝混一函夏手執河魁鑒前代丞相專制
之禍罷中書省分隸六曹而又有閣臣以叅密
勿臺省以司糾彈外則鎮壓之以撫按臨轄之
以監司拊循安集之以郡邑長吏法至密也三
載大計簡銅墨而澄汰之上至九列大僚皆引
過避路請以身塞無狀惟

天子之所黜陟權至一也二百餘年以來咸熙大定
駕唐軼周治不少遜猗歟盛哉載在金匱石室
者可覆而按已我

皇上臨御大寶委任碩輔太阿未嘗倒授神器賴以
救寧而近事則稍有不然者倘亦鑒于一二怙
權辜寵之臣恣睢自擅不無疑端而矧謂

春秋鼎盛瑩精絕智臣下無有能佐其下風者故
簡在久虛爰立不報旨從中易恩出內降權且
不在閣臣公車之牘日積外帑之索歲溢引領
禁中之典冊交馳塞上之羽書棘木多寃典繕

無度稍存執奏輒被詰責權且不在六卿廢言
路爲冗員逐諫官至空署曾集烏避驄之罔見
卽批龍齒馬以何繇權且不在臺省至若開府
建牙市井得汚其簠簋持斧衣繡闈豎得叅其
激揚則權又不在撫按微青可原鑄祿秩于方
岳單詞偶入嬰木索者載途權又不在監司郡
邑長吏夫使權不在下而獨攬于

上也生亦可以無憾而竊恠夫權之未必在上也自
奸弁昌培尅之議而採山漉海命官遣使不及
廷紳朝可其奏而夕裁其冠請制書則制書請

勘合則勘合洋洋入市殿呵後先權且在武弁
况其所爲據要津而吮血牙者又皆椎埋駟僮
之屬鬼薪城且逋逃之數也告身僞給居然命
吏織三家之密網攫五市而橫行權且在奸民
嗟嗟灶之煬也始于一人之蔽明灶之媚也成
于衆人之附勢迨川潰而水難禦冰消而山莫
依則又必蔓引株連以自固其黨輦金貢玉于
貂璫貴戚之門於是銜憲于禁禦則權又在宦
官定策于帷帟則權又在外戚溺衽席以希恩
乘醉飽以滋毒則權又在宮妾夫權不在下不

在上而至于旁落四出而不可收拾天下事尚
忍言哉尚忍言哉宋臣規其君以總攬大權歸
之獨斷而以兼聽爲先夫不自任而急任人帝
王以來未之有改則衆建庶官而考其成或亦
攬權之上務也

第二問

其次莫若考庶官之成而課其職夫所謂課其
職者何也國家衆建庶官各有常職其綜而覈
之若農之望歲其分而轄之若畎之設畔故以
一人治一事而事治以數人治一事而事不治

此其說在慶成之削鑿而田成之鼓琴也以一
事建一官而官清以數官統一事而官雜此其
說在百夫之輿瓢而十人之牧羊也夫人之品
材卽甚庸下專于所及亦足自效苟恃其精神
可以旁溢才諝可以遠騫則其所爲屑越而叢
脞者固已四潰而不勝收矣試商古曩唐虞九
官若禹稷尚咎繇夔龍夷益固皆所謂淵懿狗
齊之儔也維是時堯師錫舜闢門翁受敷施又
惟是兢兢曠官遺賢是懼乃禹不攝播種尚不
併明刑夷禮夔樂益虞龍言各域于一職以適

于治又如宣尼至聖何當委吏乘田之賤而一則曰牛羊茁一則曰會計當又惟恐尸素以貽伐檀之羞至于由典軍求典賦赤對賓客回司禮樂斤斤典衣典冠之不可越責券責契之不相假則豈非守道不如守官固萬世之臣鑿歟夫嫠婦執功緯之罔恤尸祝越俎庖之是代侵官失職厥咎惟均斯亦臧穀之亡羊同類而共嗤之者也古所稱守官狗職較然不欺若郎官守符璽轉運檄貲糧京兆執法銀臺投劾此豈有曠于職之內也者若不對錢穀不稽案牘中

書不兼樞密大將不課官吏此豈有侵于職之外也者夫惟不侵是以不曠釐工熙績位事建官豈不亦千古同揆哉而竊慨夫晚近之寔失也居恒佔俾柔翰自好業已不講于當世之務而一被青紫內列交戟外司民社舉國家之幾務如所謂錢穀兵戎獄訟簿書禮樂曆律不可殫紀者抗顏而承師心而用而銓敘者亦不辨流品謀面畀之信手授之常以一人備九官之任欲無顛越難矣夫唐虞九德分任之不足而今且欲合任之有餘隨投之輒效卽間有樹立

亦官與人偶值而非其素所了悉無容斟酌而
卽辦者也矧其甚者引操刀以自割託爲錚以
處便功可倖獵輒欲掩前之長勢難強圖不顧
貽後之害而又其甚者指畫餅以克糈陳塗羹
而爲戲鳳鳴鷲翰怯于幹而勇于言羊質虎皮
踈于文而侈于武聽其議若軍旅財賦禮樂賓
客兼數子之長而覈其實一委吏乘田之弗效
其弊至于官與守不相蒙侵與曠轉相乘而使
朝廷無課官之績有厭官之心謂無人不能任
卒至無人能任無官不可任卒至無官可任局

甫定而屢更缺久懸而不補曠天工而隳帝載
吾豈敢盡謂上之過也愚以爲欲無曠官必先
無侵官欲無侵官必先無擇官今以官爲傳舍
人有競心位同而較迂徑之途遷等而求淹速
之故安所稱徇職也矜異同而分區黨持短長
而裂體統安所稱定分也噫十銓四選之法固
亦三考六計之遺意人臣而果欲無速官謗其
惟一心營職毋以侵成曠而徒爲省官者藉口
哉

第三問

人臣體國官守言責無非事也而當其官不可無競于職之心當其言不可有競于言之心何也一官而任一事則一事而已至以一言策善敗剖是非與天子爭可否于細旃之上非有父兄親戚之援左右近習之助外無當于盈庭噴室之議內無與于躡足附耳之謀而天子方且挾雷霆之威以臨之如天之不可犯鬼神之不可測吾以一介與萬乘敵不勝也以唇脣頤頰與鼎鑊斧鑕較不勝也得則福輕乎羽矢則禍重乎地言而入僅以補主之闕言而不入適以

彰君之愆夫人臣進諫無益于成敗之數而徒翹君以自爲名則亦何用是嗷嗷者哉古今論諫其說蓋準諸仲尼而眉山氏謂其與諷少直夫直而可盡少也仲尼亦云勿欺而犯犯非直耶卽古稱弼違曰女無面從其弼直則直固諫法也自世下降尊卑闊絕九閭萬里而態臣邪臣又爭出其便僻側媚以巧中其欲於是望轉圜而希遇巷者多方乎諫之法而委曲以行其忠請言五諫折柳樊圃狂夫亦瞿引君康莊不設徑竇是名曰正託物在此寓意在彼設爲疑

端若恢若諧是名曰譎巽入如風靡然自動聽者無意言者無罪是名曰諷遇事偶發若不知情中無它腸口無擇言是名曰戇指切時事觸冒諱忌逆耳不避苦口必盡是名曰直蓋諷以濟直之窮直不失諫之正而世之論者猥云婉以行道訐以博名諷施于明直施于闇恐亦非篤論也易之坎曰納約自牖終無咎夫坎者險也至于險而後出于牖則豈其道可直遂而顧以牖通乎今之諫者可得而論往者柄 箝口直言賈罪後稍敗事念徙薪而嘉伏蒲

主上亦不惜賜環以風勵之若授之喉舌者然而輕言者曹起而習爲建白夫獨鳴則鳳羣吠謂何剖心則龍攘臂謂何情見勢屈不能無依附則不能無厭棄時被摧抑而言者絀槩置沉閣而言者益詘矣夫仲尼訓直必先勿欺試使言者入告于君內盟諸心能較然勿欺否夫明知其不入而故揭之以號于人非直也業知其難行而姑存之以解于後非直也憂治危明雖申儆無害而指斥乘輿動稱亡國闇君至有口不忍言者毋乃直而傷于絞乎面折廷爭雖九死弗

辭而自甘放逐動引裂麻焚詔至有力必窮日者毋乃直而近于懟乎以此爲直不如無直固知執事所稱上書焚草屏人進言若諸君子者蓋亦將以諷濟直之窮而非謂直果可盡少也雖然顧其誠何如耳我有可與天知之心而後可以對君君猶天也我有恐不順親之心而後可以事君君猶親也程元公諫新法重在積誠王沂公謂湏純意于國事韓魏公謂諫主理勝而以至誠將之此三公者皆孔子所謂勿欺以犯信而後諫者也夫齊女籲天風襲靈臺魯陽

第四問

揮戈日返崦嵫精誠格蒼昊而謂忠信不足以喻世主有是理哉故曰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則人與政不足適而直與諷可勿論已

國家無常治亦無常亂有君子則治有小人則亂以君子繼君子則益治以小人繼小人則益亂以小人攻君子則亂之中復爲亂以君子攻君子則治之中亦爲亂夫亂而亂者小人之常也治而亂者君子之變也常者可諉於天行之數而變者不得不歸咎於主持國是之人夫主

持國是者相臣也相貴察察則明作起相貴量
量則惇大崇范在元康之丙魏已相貴謀謀則
紬繹審相貴斷斷則紛糾定范在貞觀之房杜
已相貴法法則表著端相貴通通則機宜合范
在開元之姚宋已夫此六君子者皆相臣也和
衷相濟猶有同德之遺焉不然彼之識量謀斷
法通皆伎倆之粗也不能無岐人我又不能無
生失得以學術分建立以品格定交游以聲望
程功能以從違判可否袒有左右則爭之竇伏
門有依傍則黨之扁啓黨與黨爲和爭與爭爲

和黨者黨其所不爭爭者爭其所不黨託名爲
國而人主實中受其害嗚呼和衷豈易言哉漢
宋之季可鑒已漢之有黨始于甘陵二部各相
詆訶釀于汝南南陽互相標榜而其究不足以
供侯覽曹節之一逞宋自元祐紹聖眉山洛陽
交相陵誅以君子攻君子迨紹興若浚若鼎二
相契慕甚殷而卒以呂社之間遂成冰炭則相
業不光而宋祚之所以不振也愚請得而極言
之有漢之君子有宋之君子有漢之小人有宋
之小人以和賈害者漢之君子也以和害國者

宋之君子也和于小人而害君子者漢之小人也和于君子而害君子者宋之小人也然而爲漢君子難爲宋君子易爲漢小人難而易爲宋小人易而難何也永康初年黨禍始起其人皆宦寺跋扈不可莊語膺滂旣戮羣小益張一時諸賢有駢首就刑而已立名雖虛得禍則實故曰難也元祐以後金陵涑水積不相能而其黨又從而波之以道之消長聽于天說之中不中授于國視其君之事若樗蒲之虛采惟吾一擲故曰易也漢之小人勝君子以勢而自謀甚疎

以我之力乘彼之疎一勦于進再勦于卓幾無噍類彼所圖者小也故曰難而易宋之小人旣以勢勝君子又以道軋君子熙寧之惠卿自以爲元祐之公著安石之惇卞未必非司馬之范蘇彼皆絕代之才兼人之學特所從有善不善而邪正遂分耳故曰易而難夫小人而至于難國事始有不可勝言者以觀今日何如也往者乙丙之際廟堂幾成聚訟以君子攻君子類元祐紹聖時然猶可劑之以爲平乃今奸弁宵人簧亂國是南北之釁漸開而疆項之吏至受鞭

山園集 卷十四 三十四
咎嬰木索而不爲辱拔奸脫距之詩將與白馬
爭烈清流比潔矣小來大往相激則爲東漢之
君子相溺則爲南宋之小人國是國祚又安知
其所終哉愚不憂其同而憂其異也噫富韓兩
公相爭而不失爲和狄梁寇萊諸公被薦而不
知其德彼皆所謂人豪也以若人主持國是愚
爲執鞭所忻慕焉

第五問

嘗聞之蘇子曰治天下者審所尚所尚一定至
于數千百年而不變使其子孫可以安坐而守

其舊至于政敝然後變其小節而其大體卒不
可易夫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惟其變而後
可以久也則聖人所爲審勢而應之以權補偏
救敝與天無窮極之道也譬之家然盛衰隆替
雖由天數乃其先世崇尚禮教爲子若孫者克
守厥緒而世修之則其家必有盛無衰有隆無
替而况爲天下者乎夫人主之有天下爲子孫
計長久未有不斬于安全者而國勢之安危每
係于人主之法制法制之得失每由于性之所
近與見之所偏漢高豁達大度約法簡夷光武

總攬政權刻深吏事此其性之所近者也魏文
知用夏之華而不能弱枝以強榦明皇知除隋
之易而不能居重以馭輕漢宣務綜核天下稱
明而漢之元氣卒用以戕藝祖去藩鎮天下稱
斷而宋之藩籬卒無以固此其見之所偏者也
蓋方其意所獨往創人情所未有馳域外所不
周固嘗矯輕以爲重及其勢所必趨決裂而不
能持尾大而不能掉又且因重而得輕夫以姬
呂之聖尚親而不能保魯之不削尚功而不能
保齊之不篡况乎椒房開冢于外戚標榜召禍
于黨錮唐獎邊功而卒釀安史以啓藩鎮宋釋
兵權而卒引夷狄以成南渡雖其漸靡使然要
亦貽謀之弗善而補苴之無策哉我

朝立國規模軼千古而

高皇帝以神明嚴毅振起于溷濁之後其治尚肅以
一洗勝國之穢法唐之用兵而威加厲稽宋以
計吏而制俞詳相綰相維垂二百年久稱熙洽
而

執事者憫然軫偏重之慮欲豫綢繆之防愚何敢
無說而處於此蓋嘗提衡而論漢之法病其寬

而我

朝之法又虞其太嚴唐之法病其疎而我朝之法又虞其太密宋之法病其弱而我朝之法又虞其太强夫其始之工于立法而果于用法則太阿無倒持而法常肅

高皇帝之所以度越千古也乃其後之疎于審法而巧于避法則體統有衡決而法且弛則今日之所當酌議萬全也試商其略宗藩自中尉而下常祿有限官爲厲禁俾不得業農商偕寒士從有司之薦至舉三葉懿親無罪而圖之一城之

內是重困也廉察之法詳于郡國中丞攝之御史按之卽不得自論鬼薪以上賦稅雖擔石弗敢顯也內軍府治兵事而無權大司馬與其權而無事若犬牙然乃其頽首而聽卽束縛不啻也前代大臣至有人禁賜坐同遊賦詩者今襲秦制尊君卑臣簾遠堂高至不得望見顏色間一忤指訶譴窘辱有如奴隸且也記短莧過時厯于淵魚蔓引株連不遺于漏網何其薄也蓋祖宗立法已置于重不可反之地而後世守法復持以牢不可破之心愚恐數十年之後重者已弛

其肩輕者漸授之鑰陵夷倒置有不可勝言與
不忍言者安危治亂之故卽漢唐宋之已事豈
非殷鑒哉蓋當荆造之始鑒前代之滲漏而密
塗其隙至于偏勝而後世沿其流且受必趨之
勢故體太嚴則臃而不貫有中槁之患有隔壅
之虞而密反爲輕勢太重則倚而無制有暴竭
之形有偏枯之象而強反爲弱積漸以往日遷
月化勢之所極弊之所起理有固然無足恠者
然則疏壅導滯建威銷萌輕重相得而勢益強
疎密互用而體益固補偏揅弊倘在斯乎語云
爲之其未兆也兆而謀難十倍見稜祥而謀難
百倍今亦且蠢蠢動矣愚生蓋不勝杞人之憂
而

執事者開之以盡言故竊附于痛哭流涕而不復
知有忌諱也

萬曆辛卯應天鄉試墨卷

第一問

王者冶鑄人羣斡旋氣化雖因天運豈不國體
之爲兢兢哉先天而肇統者必有主宰以立一
代之軌極後天而衍業者必有斟酌以權萬世

之變通要之主術雖殊陶世則一養粹于穆清
而化洽縣寓握機于鈞衡而風移奕世不可不
審也唐虞邈矣三代以還蓋可得而鏡云廼有
謂其忠質文異尚者有謂其齒親賢異尚者此
雖天地洪荒之運漸開漸朗愈宣愈洩譬之四
時錯行五氣迭運皇如春帝如夏王伯通降如
秋冬而道德功力操術異而世運因之則荆基
立國乘時補弊者諒不可徒諉諸統運也嬴秦
之亂極矣漢興破觚爲圓斲雕爲樸庶幾三代
遺風焉而治稱雜伯則亦主術之弗純也我

太祖高皇帝中天應運揭日炳謨易鱗介爲衣裳化
戈矛爲禮樂視漢革秦俗其時與事略等而立
國垂統方且軼漢而上之愚竊謂

高皇帝照臨幽遐至明也剖決幾務至斷也懷保黎
庶至仁也故豪右屏息而善良馮生綱紀風行
而節目星布智仁勇三德並用夏商周三代比
隆宜其名與天壤俱而業與宇宙同無極矣
執事者猶欲聞補偏救弊之說豈非潤色鴻業
培植元運甚盛念乎愚以爲善治者必審所尚
而後可善補治者亦必察所尚而後可乃今日

所尚果安在也。以爲尚忠乎？尚質乎？尚文乎？狙詐相欺，侈汰相靡，而虛僞捷給，又不啻如孔子所謂文利巧而不慚矣。以爲尚齒乎？尚賢乎？尚親乎？少長相齟，誕信相譏，而刻薄澆漓，又不啻如賈生所謂流俗失而不親矣。以博大崇體者，見謂渾厚，而實則模稜，以搏擊樹威者，見謂精明，而實則忿忮。蓋衆志靡靡，莫如底止，羣情洶洶，莫可端倪。卽欲補偏救弊，其孰從而補之。抹之所望者。

聖天子秉純德于上，賢公卿協和中，于下酌元化，握玄樞，勿以煬竈蔽明，勿以吞舟漏網，勿昵私愛，而啓釁于衽席，勿任淫怒而忘省于干戈，消朋絕比，勿開偏黨之端，矢正奉公，勿滋壅蔽之漸。則明作，惇大，並行不悖，正直忠厚，相濟成能，由是德一風同，會極遵道，庶幾可以對揚。

高皇帝之休烈，而卜年卜世，丕若有夏，式勿替商周，與天無窮，極可也。又豈區區隨統運，以爲汚隆升降哉。

第二問

人臣之進諫也，爲公平乎？爲私乎？爲九重補闕乎？

爲一已博名乎如其爲私也爲一已博名也則雖朝露章夕報罷可也夕扣闈朝就譴可也如其爲公也爲九重補闕也獨奈何弗講于諫之法也古之論諫者亦詳矣有幾諫有直諫有諷諫有戇諫有譎諫有死諫夫虞廷訓弼違必先欽隣孔門論犯君必先勿欺彼譎者造膝詭詞非臣節也姑置勿論其或天植忠義慷慨激昂卽批龍鱗劓虎牙而不恤又或納約自牖委曲從容卽需旦夕遲歲月而不厭總之幾與諷一道也直與戇與死又一道也皆蓋臣所自效也

而說者謂孔子論諫常與諷而少直非諛說也直者其義正其詞激究也多觸忌而犯諱諷者其氣和其詞婉卒之每陳善而閉邪直者蹈敢諫之禍而君受拒諫之名諷者泯顯諫之迹而君有從諫之美此直與諷之相較也善諫者又獨奈何而不講于諷之法也必也積誠以動之據理以陳之和顏色而進之君有所矜以爲高毋務以下抑之君有所護以爲短毋務以長伐之君意在此而詞或飾于彼吾就彼以導之君事在彼而意或洩于此吾就此以匡之君有所

溺而莫挽則乘其悟而徐開之君有所萌而未
熾則虞其漸而亟防之吾有所責難毋以易嘗
之彼見易者難而難者益難矣吾有所考信毋
以疑試之彼見信者疑而疑者益疑矣此皆進
諫之法而善用其直與諷者也卽其不然而君
聽之不聰也讒邪之害明也則麻可裂蒲可伏
裾可引檻可折湯火可蹈鼎鑊可赴上方之劍
可請無論直者戇者忠義天植面折庭諍卽不
幸而舍生殺身萬一冀其君之悟亦其所大不
得已也安得以其死也而甚之哉嗟夫君之尊

天也其威雷霆也人臣而敢于犯天觸雷霆也
何哉爲公耳爲九重補闕耳如或臣以直諫君
以爲謗已臣以諷諫君以爲嘗已信而見疑忠
而受戮則天下孰不以言爲諱而壅鬱之情不
通採納之途日隘豈不德政罔顯而身名俱玷
哉噫鐘鼓鐸鞀之設夏頌祗台鹽梅舟楫之資
商推恭默擴茹納之懷開靖獻之路是在
聖主加之意而已矣

第三問

蓋孔子嘗雅言詩書執禮而不及易與春秋豈

非以易理精微卽宣尼至聖猶假數年而春秋
嚴密卽游夏高弟莫贊一辭乎哉

執事乃欲諸生舍習聞而闡奧旨是何異于嚇
爰居以鍾鼓而使蠡測海蟲語冰也雖然敢以
臆對嘗聞六經之道如日中天如泉行地而義
之奧說之繁者莫過于易與春秋是二經者又
日之明泉之源也慨自燼餘秦火澤溷漢儒諸
訓詁家蠶起蝟出若田何王丘王弼輩之注易
若劉炫何休范甯輩之考春秋卽更僕未易縷
數而其最著者則京房有卜筮揚雄有太玄邵

雍有先天圖此皆易之跗注也杜預有注蘇洵
有疏程頤胡安國有傳此皆春秋之羽翼也言
豈不人人殊哉然聖人作經惟其理而已矣學
者窮經亦會其理而已矣愚謂易與春秋二經
相爲始終亦相爲經緯故求易于易求春秋于
春秋聖人之意至深至奧以易觀春秋以春秋
觀易聖人之旨至易至簡儒者因異求同而其
理無二也理無二經亦無二也易言天道春秋
言人事固矣而天人一理謂人事之外別有天
道可乎易言陰陽春秋言名分固矣而道法一

原謂名分之外別有陰陽可乎易言知來春秋
言舉往固矣而古今一揆謂彰往之外復有察
來可乎以至易由初而之上春秋先君而後臣
易惡雜而貴純春秋予順而去逆易重內而輕
外春秋貴夏而賤夷易扶陽而抑陰春秋崇王
而黜伯易避凶而趨吉春秋紀異而書灾易觀
象而玩占春秋屬辭而比事易象乾于天春秋
繫王于天聖人作經之旨亦安往而不符合哉
由是而讀其書雖謂書爲春秋之政事可也由
是而誦其詩雖謂詩爲易之性情可也而又何

疑于周禮乃知韓宣子之說匪誣矣雖然經未
嘗晦也訓詁晦之也訓詁未嘗晦經也泥訓詁
者晦之也得其神駿略其牝牡則豈惟程朱大
儒有功聖門而用卜筮者通其變讀太玄者去
其僭考元凱明允之注疏者削其穿鑿支離其
補于聖經莫非一隙之光一勺之潤也不然而
得魚兔泥筌蹄雖程胡朱邵亦僅有裨于初學
而六經註脚之誚不免矣蓋漢儒長于文故其
言宏衍廣肆而散于博宋儒邃于理故其言平
正純粹而歸于精自博而精六經一理而已矣

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斯固其學易志春秋之微旨歟

第四問

自後世庸臣冗相猥以廣大之說自命而遴選不精進退罔斷賢愚共貫邪正雜陳其究也是非混淆紀綱倒置天下亦且脊脊大亂則未睹夫親賢遠奸之明訓也夫容人之與用人寧不懸軌哉容人者量貴宏宏則嘉善矜衆天下無棄人用人者權貴斷斷則旌淑別慝天下無秕政故洪範曰不協于極皇則受之語造就也虞

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語簡別也夫使賢奸而果可共國則苗何以遷兜何以放巧言令色何以畏又使儉邪而果可任事則方命圯族之繇何不終俾乂而奪人父子赫然殛于九載之下哉自後世上下以術相籠爲馭臣之說乃謂狙詐可使貪愚可任豪傑可顛倒于是乎略小節捐細行不以德廢才可以才濟欲偃然自託于皇極之公而用人之途彌廣得人之效罕聞羣枉之門大開衆正之途盡塞抑何其濫銓衡而淆藻鑑也嗟夫天下不患無君子不患

有小人而其最可患者有君子有小人而不能辨夫君子小人若薰蕕異臭鴟鳳殊音而君子之待小人也常疎小人之伺君子也常密君子則落落難合小人則依依可親君子不得志則直躬而自退小人不得志則曲意以求庸故原其初不過兼收並蓄之一念而邪正相混既且邪正相攻又既且正不勝邪有邪而無正矣當國者亦何利于小人之爲我使而君子之我遠哉辨不精持不斷一墮其計不得不姑息以結其權一人其黨不得不援引以蕃其類一犯天

下之公議不得不伸此抑彼以箝正人之口于是乎真才者退似才者進狙詐者可使之濟其奸貪愚者可使之濟其欲而捷則勿取懼其攻吾短矣捷則勿取懼其形吾鈍矣口銳則勿取懼其訐吾隱矣公論不明邪說愈熾此唐宋未季所以宣淫樹黨釀孽基禍爲後世笑而以視皇極大道之公寧可同日語哉雖然秦誓所稱二臣休休有容媚嫉以惡不啻徑庭而子孫禍福黎民休戚于是乎繫不可不慎也而能好能惡獨歸仁人蓋天下有用用者有用用人者用

人者溺其職則用用人者獨奈何不兢兢爲子孫黎民計哉

第五問

天下不患有難任之事而患無任事之人夫所謂任事者何也其識見欲定定則可以晰事幾其才具欲宏宏則可以酬事變其蘊藉欲厚厚則可以諳事體而其本則又在乎有爲國之實心故淺見尠識非洞微之哲也偏長弱植非投大之器也褊衷狹量非致遠之具也而其不然者才識稍通牽于首尾度量雖擴怯于擔當而

任勞任怨之念格于外全軀保妻子之念起于中無惑乎國是日非而任事者卒寥寥矣

執事策諸士之終篇臚列時事蓋其詳哉愚以爲之數事者不難理也吏治士習責之監司部使者督學直指而足矣國課藩祿邊餉鹽屯責之持籌委積之吏而足矣河患責之水衡荒政責之司牧南有倭北有虜三方有夷至于營卒未練軍伍未實武弁未清責之本兵諸督撫而足矣愚以爲此無足深慮也所慮者

廟堂之上謀國不虛而任國不實也夫天下之事

非一家私議則議論可弗兼採乎而附已者收異已者斥于是乎抵掌而談者擺指退矣天下之法非一人私意則功罪可弗綜核乎而罔功者陟屢考者黜于是乎殫慮而營者俛首去矣是非所當辨也而正指爲邪邪指爲正姑兩可而並存之人品何由別乎興廢所當決也而旋復議興輒復議罷遂中格而半廢之事功何由集乎此無他量不虚心不實也夫上之感下猶鼓之桴下之應上猶聲之響當今之時振飭吏治廣厲學官之詔非不三五申令而扼腕需才

蒿目慮變亦豈能拱手聽其成敗哉彼見夫樞機密勿之地所任若此所以任若彼交推互遜觀望異候以幸一旦謝去身家無恙則孰肯以實意任事成則人尸其功而不成則我蒙其禍乎于是乎朝夷暮跖甲薦乙彈採春華而忘秋實盛擊悅而恣弁髦吏治士風益偷益薄矣若乃足國足民疇攄長策安內攘外誰懷永圖甚者竊餘潤以資囊篋藉虛聲以希蔭賞假錢神以躋華廡而閱練之任視爲傳舍勾稽之藉委諸故紙而已卽欲起弱扶衰救偏補弊以求事

止園集 卷十四 四
中窾窳效足聽聞譬之元氣不固神氣不揚而
手足疲繭耳目聾瞶亦安能自運而自行哉惟
願

廟堂之上開誠心祛積習嘉與賢士大夫更始勿
泥獨見勿淆衆言勿以私滅公勿以利傷義然
後舉天下事熟慮而力行之至若成敗利鈍聽
之于命是非毀譽付之于人如是而實效弗臻
羣策弗舉天下弗赫然改觀易聽愚不信也

止園集卷十四

終

